

广西北流新圩平安山 闽南方言语音记略

——兼与本土漳州音比较

○杜晓萍

(华侨大学 文学院, 福建 泉州 362021)

摘 要: 描写广西玉林市北流县新圩镇平安山村合水口欧家闽南方言的语音系统, 并且将它与来源地漳州的音系及周边强势方言白话音系进行比较, 必要时参考了周边的另一种语言——客家话的语音。通过详细的比较, 发现欧家音里既有传承自本土闽南音的成分, 也有在与白话、客家话接触的过程中吸收于白话、客家话的成分。

关键词: 欧家音; 漳州音; 白话音; 客家话; 比较研究

中图分类号: H177.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6-1398 (2008) 04-0118-07

一 平安山村的方言环境和欧家的族源

本文讨论的是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北流县新圩镇平安山村合水口欧家的方言。平安山村共有 17 个作业组, 其中讲白话的有 9 个自然村组, 讲客家话的有 5 个自然村组, 其余的 3 个组是讲闽南话的欧家。欧家人口 1000 人左右, 自称本族所说为闽南方言, 族人在族内均用闽南话交流, 嫁入欧家的外姓媳妇也要学说闽南话。此外, 欧家族人还通白话、客家话, 用来与周边的操白话、客家话的人交流。其中, 白话是当地的强势方言, 在公共场合, 不同方言族群的人都是用白话交流。

据《欧家族谱》记载, 其始祖开周公生于乾隆庚申 (1740) 年八月, 卒于嘉庆庚辰 (1820) 年十二月。开周公来到合水口定居后共生二子, 长子进昌生于 1775 年, 据此推断, 开周公定居合水口的时间当不晚于 1775 年, 欧家迁入合水口至今已经有 200 多年。对于欧家从何处迁至广西, 族谱上没有明确、详细的记载。但是, 据欧家的老人口述, 其始祖来自福建漳州。此外, 居住在欧家的邻村渡桃村的杨家、大新坡村的赖家说的也是闽南方言, 并且欧、杨、赖三家可以用闽南方言互相交流, 没有障碍。杨家现存清代乾隆年间修撰的族谱残卷称“惟本支私派则由南靖

收稿日期: 2008-03-10 **基金项目:** 华侨大学科研基金资助项目 (06HSK07)

作者简介: 杜晓萍 (1980-), 女, 福建泉州人, 讲师, 福建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方言音韵研究。

立奇溪之远资公见属漳浦者，寔所从出也”。根据村民推算，杨姓落户此地有 200 多年，历 21 代，现有 2000 余人。大新坡村的赖家有 500 多人，据其村委书记赖朝斌介绍，《赖家族谱》记载其祖先也是从漳州来的。

二 欧家闽音的音系

(一) 声母

欧家闽音包括零声母在内，共有声母 18 个：

p 波坡婆飞肥 p 批琵琶捧浮 m 剥魔度卧 f 夫翻扶岁库 v 蛙磨我画无勋允荣肉
t 堆堆昼缠租 t' 堤拖苔储粗 n 奴揉 l 罗仁裹泣沪 ʃ 沙船除仇休
ts 乌诛痴住椒 ts' 超除千墙笑 s 崇梢示施殊如胁协
k 歌乔蒿咸捐 k' 戈科奇挥溃 ŋ 念儿勾牙兄 x 风丰服响合 Ø 尿字穗喉鸦

(二) 韵母

欧家闽音共有韵母 77 个：

	i 比依微鞭边/iʔ 裂侧	u 蒲除夫私负	
a 大姐夸钗/aʔ 答蜡插甲钵	ia 邪瓦蚊件丙/iaʔ 朵拆脊	ua 蛙磨我画外/uaʔ 肉玉	
o 笑谋蔬墙腥/oʔ 博驳尺	io 茄桥挑彪粮章/ioʔ 着石	uo 窝无母祸	
e 坐靴家遮蜈/eʔ 雪节血白碧	ie 也	ueʔ 挖	
	iu 树贿涛修丢		
		uw 糯	
ui 随屁醉非酸/uiʔ 篾	iu 慧乳		
ai 排乖牌快知		uai 歪槐	
ɛi 货街币批危		uei 衰瓜胎杯贝	
ei 洗		uei 尾话	
au 缕芋袍包藐鸟	iau 数猫标刁绉		
əu 坡庐府否蹶			
	ĩ 棉圆年丸		
	iā 名铭		
m 姆	im 敛心陕林/ip 摄胁协立集		
am 贪谈站岩沾/iap 扎摺袭	iam 咸嵌廉严添/iap 聂业贴粒		
	in 品面宾斤藤/it 薛撇毕戍织	un 虔船吞喷阮 分/ut 滑掘骨出倔	yn 刃隐润韵
an 凡丹般盏班/at 法擦抹拔伐	ian 帘编恋匾鹑/iat 夺揭别绝跌	uan 杆团全存环允 /uat 末喝猾	
	ian 献烟冤沿县		
ən 闲浅很仅谨	iet 越热阅穴	uet 蜜	
		uən 欢	
ŋ 央	ik 得	uŋ 桩缸董宣颂	
aŋ 刚郑冬松/ak 剔读六	iaŋ 丈伤/iak 劈	uaŋ 横	
ɔŋ 帮扩防农封/ok 泊郭朴国索	iɔŋ 攻隆用/iok 约嶽竹沃	uɔŋ 汪往/uok 获	
ɛŋ 拣另登冰梗	iɛŋ 营型萤/iɛk 易翼	ueŋ 荣/uek 疫	
ɛik 垫直剔辟敌			

(三) 声调

欧家方言有单字调 7 个：阴平是高平调，调值 44；阳平是低升调，调值 13；上声是高降调，调值 53；阴去是低降调，调值 21；阳去是半低平调，调值 22；阴入是高降调，调值 41；阳入是中升调，调值 24。声调比较见下表：

	平声		上声		去声		入声	
泉州 ^[1]	33	24	55	22	41	-	<u>5</u>	<u>24</u>
厦门 ^[2]	55	35	53	-	21	11	<u>32</u>	<u>5</u>
漳州 ^[3]	44	12	53	-	21	22	<u>32</u>	<u>121</u>
汇集雅俗通十五音 ^{[4]27}	44	13	41	-	21	22	<u>32</u>	<u>23</u>
欧家	44	13	53	-	21	22	<u>41</u>	<u>24</u>

我们发现，上表四地都是 7 个调类，区别在于：泉州音上声分阴、阳两调，去声不分阴阳；厦门音、漳州音和欧家音上声不分阴阳，去声分阴、阳两调。根据学者对清代韵书《汇音妙悟》^[5]（泉州）、《八音定诀》^[6]（厦门）、《汇集雅俗通十五音》^[4]（漳州）、《渡江书十五音》^[4]（漳州）、《增补汇音》^[4]（漳州）的研究，今闽南三地的这一调类格局在清代就已经是如此了。进一步观察发现，《汇集雅俗通十五音》的声调与欧家方言声调最接近，它们调类相同，调型基本一致。《汇集雅俗通十五音》（1818 年）是清代漳州人谢秀岚编的反映当时漳州（漳浦）音系的一本韵书。而据《欧家族谱》记载，其始祖开周公在 1758 ~ 1775 年间迁至今住地，与《汇集雅俗通十五音》的撰写时间大约相差 43 ~ 60 年。据此，欧家始祖来源于福建漳州这一说法可以得到进一步的确认。这也与广西大部分闽南方言岛的来源一致。

三 欧家音与漳州音、白话音的比较

在此，我们将欧家音与漳州音、白话音列出，考察欧家音与漳州音的主要差异，对于欧家闽音异于漳州音之处，试图寻找其所处语言环境白话、客家话给它带来的影响（白话音参考杨奔《北流白话同音字汇》^[7]，客家话音由本人调查获得）。在此，阐述欧家异质成分的接触影响是为了提取完全同质（同源）的成分。

(一) 声母的比较

欧家	p	p'	m		f	v	t	t'	t̚	n	l	ts	ts'	s	
漳州	/	/	/	b			/	/		/	/	/	/	/	dz
白话	/	/	/		f	w	/	/	/	/	/	/	/	/	
欧家	k	k'	ŋ	x						θ					
漳州	/	/	/	/	g					/					
白话	/	/	/	/		ŋ	kw	k'w	j	/					

注：斜杠表示与上面相同，空格表示该音系无此音，下同。

欧家音与漳州音的主要区别在于：第一，《广韵》唇音漳州方言不分轻唇重唇，只有重唇音，“非敷奉”大部分读 [x]，小部分读 [p] 或 [p']。欧家方言有轻唇重唇之分，“帮滂并”多数读重唇 [p]、[p']，“非敷奉”多数读轻唇 [f]，也有一些读 [x]、[p]、[p']。欧家方言非组字读轻唇 [f]，应是受到当地白话“非敷奉”读 [f] 的影响。

第二，欧家音比漳州音多了声母 [v]，而且与 [v] 相配的韵母都带有 [u] 介音。读 [v] 声母的字主要来自《广韵》晓母、匣母、影母以及云母、疑母的小部分字，如“[vu] 呼乌”。

污坞乎_{胡来} 湖狐户互护 [vua] 蛙华画 [vui] 茴回会汇缓皖 [vun] 魂缓皖 [vuaŋ] 横_{纵横} [vuɛŋ] 荣永 [vuek] 疫役 [vuok] 获域或”等。欧家音读 [v] 声母的字,白话也是读 [v] 声母。杨奔先生的《北流白话同音字汇》记为 [w] 声母,韵母一般没有 [u] 介音,发音应当是相同的,只是记音习惯的不同。

第三,欧家音比漳州音多了边擦音 [ɬ] 声母。欧家读 [ɬ] 声母的字主要来自《广韵》的心、邪、崇、生、船、书、禅七母。这是吸收了白话的语音特点。白话读 [ɬ] 声母的字大多来自《广韵》的心母,也有部分来自邪母和生母等。

第四,漳州音的 [b、m]、[l、n]、[g、ŋ] 分别是同一音位的不同变体。[b、l、g] 与非鼻化韵相拼,[m、n、ŋ] 与鼻化韵相拼。欧家音没有 [b、g] 这两个声母,漳州音的 [b、g] 声母字,欧家多读为 [m、ŋ]。这点与白话、客家话趋同。

第五,《广韵》日母字漳州音多读 [dz] 声母,欧家多读 [ŋ],少数读 [θ]、[n]。欧家方言读 [ŋ] 应是受当地白话的影响所致(白话日母多读 [n、ŋ、ɲ])。

(二) 韵母的比较

1. 阴声韵

欧家	i	u		a		o	e			ai	ɛi	ei			au	
漳州	/	/		/	ɔ	/	/	ɛ		/					/	
白话	/	/	y	/	/			/	æ	/			ɐi	ɔi	/	ɛu

欧家		əu	ia	io	ie	iu	iui	iau	ua	uo		ui	uai	uei	uei	uui
漳州			/	/		/		/	/		ue	/	/			
白话	əu					/						/				

2. 鼻化韵

欧家			ĩ				iã									
漳州	ã	ẽ	/	õ	ãi	ãu	/	iõ	iũ	iãu	uã	uẽ	uĩ	uãi		
白话																

3. 阳声韵

欧家	m	am				im	iam	an	in			ian	ian	uan	ən	
漳州	/	/			om	/	/	/	/			/		/		
白话		/	ɛm	ɐm		/		/	/	ɛn	ɐn					ɔn

欧家	un	yn	uɔn	ŋ	aŋ	ɛŋ			ɔŋ		iaŋ	ieŋ	ioŋ	uŋ	uaŋ	ueŋ	uɔŋ
漳州	/			/	/				/	iŋ	/		/		/		
白话	/	/		/	/	/	ɐŋ	eŋ	/					/			

4. 入声韵

欧家	aʔ	eʔ	iʔ		oʔ				iaʔ	ioʔ			uaʔ	ueʔ	uiʔ	
漳州	/	/	/	ɔʔ	/	uʔ	ɛʔ	auʔ	/	/	iuʔ	iauʔ	/	/		
白话																

欧家									ap		ip				iap	
----	--	--	--	--	--	--	--	--	----	--	----	--	--	--	-----	--

漳州	a?	ɛ?	i?	ɔ?	m?	ŋ?	au?	ia?	iau?	/	ɔp	/			/
白话										/		/	ɛp	ɛp	

欧家	at	it					iat	iet	uat	uet	ut	
漳州	/	/					/		/		/	
白话	/	/	ɛt	œt	ɐt	ɔt					/	yt

欧家	ak				ɛik	ok	ik	iak	iek	iok	uek	uok	
漳州	/					ɔk	/	/		io̯k			
白话	/	ek	ɛk	ɐk		ɔk							uk

从上表的比较,我们发现:欧家音系与漳州音系更加接近,它们与白话音系最大的区别在于它们有鼻化韵和喉塞音,而白话没有,白话完整地保留了阳声韵[-m、-n、-ŋ]和入声韵[-p、-t、-k],没有向鼻化韵和喉塞音过渡。当然,漳州音和欧家音也仍有一些不同,主要的差别在于:

第一,《广韵》假开二麻韵和蟹摄开二皆、佳、夬韵的一些字漳州音文读[a]或[ai],白读[ɛ],如“斋挨寨债琶霞”等,这些字在欧家音中有三种情况:一是保留文白异读,文读不变,白读欧家读为[e];二是只保留文读;三是只保留白读音,漳州的[ɛ]韵母,欧家读为[e]。

第二,遇摄一等韵漳州方言读[ɔ]的字,其中有不少欧家读成[u、əu],这可能是受到当地白话、客家话影响的结果(遇摄一等字,白话多读[u],客家话多读[u、əu]),如“徒途图股杜”等。

第三,欧家音比漳州音多了[iui、uu]韵母。欧家读[iui]的有蟹合口霁韵“惠慧[iui²²](白话记为[jui¹¹])”、遇合三虞韵“乳[niui⁵³](白话记为[n̄ui13])”,这几个字欧家与白话音较为接近。读[uu]韵母的只有果合一戈韵字“糯”,“糯”漳州音韵母记为[ue],白话记为[œ]。

第四,果合一戈韵、假合一麻韵、蟹摄的哈、灰、泰、佳、夬韵和止摄的纸、脂、微韵中漳州读[ue、ai、ua]韵母的一些字,欧家读[uei]韵母,只有个别字(止摄的“尾”和蟹摄的“话”)读[uei]韵母。这里,欧家音比漳州音少了[ue]韵母,而多了[uei、uei]韵母,应当是欧家音逐步向周围的强势方言白话[ɔi]韵母靠拢的结果。

第五,漳州音比欧家音多了鼻化韵[ã、ẽ、õ、ãi、âu、iõ、iũ、iaũ、uã、uẽ、uĩ、uãi],这些鼻化韵字除了个别是有音无字的方言特殊读法,其他的字来自《广韵》的假摄、遇摄、蟹摄、止摄、效摄、流摄、深摄、山摄、臻摄、宕摄、江摄、梗摄。这些字在欧家音中主要有两种情况:(1)漳州音有几读,而欧家只保留了非鼻化韵的一读。如“指麻茅挠谭岩林全传般宽丸芒广乡荒腔”等。(2)欧家音读为阴声韵,鼻化特征失落了。如“拿雅骂耐猫鸟戊藕矛敢衫伞鼾秆算拌酸半山问黄光涨上撑生横”等。这说明欧家音鼻化特征比漳州音消失得快。这大概因为其居住环境里的其他语言都没有鼻化韵,鼻化韵显得有些势单力薄,就更快地朝着跟它近似的阴声韵靠拢,从而失去鼻化特征。

第六,欧家音比漳州音多了[yn]韵母。欧家读[yn]韵母的字不多,只有“[nyn²²]刃刼润闰孕忍[yn¹³]寅[yn⁵³]隐[yn²²]韵”。除了“孕”字来自曾摄,其它字都来自臻摄。白话的[yn]韵母来自臻摄,欧家此类韵母应是受白话的影响。

第七,《广韵》宕摄开口唐韵阳韵、江摄江韵、通摄东韵钟韵的一些字欧家音读 [uŋ] 韵母,有“桩装总董诵颂讼丈状从糖床宣缸扛共汞糠空园”,这些字漳州音读 [ɔŋ、iɔŋ、ŋ] 韵母,白话多读 [uŋ] 韵母。欧家的 [uŋ] 韵母应是受白话音影响产生的。

第八,宕合一唐韵和宕合三阳韵的“汪慌荒慌往旺”欧家读 [vuɔŋ],漳州读 [xɔŋ] 或 [ɔŋ],杨奔《北流白话同音字汇》“汪慌荒慌往旺”记为 [wɔŋ],欧家音与白话音趋同。

第九,欧家音比漳州音多了 [ɛŋ]、[iɛŋ]、[ɛik]、[iɛk] 韵母,少了 [iŋ] 韵母。《广韵》曾摄和梗摄字,今漳州音多读 [iŋ]、[ik],欧家音多读 [ɛŋ]、[ɛik],个别读 [iɛŋ]、[iɛk]、[ik]。曾摄、梗摄字欧家的这一读音情况与马重奇先生所拟测的《汇集雅俗通十五音》^[4] 读音相同。《汇》拟音中没有 [iŋ]、[ik] 韵母,今漳州音读 [iŋ]、[ik] 的字,《汇》拟为 [iɛŋ/ɛŋ/ɛk]。此外,欧家还比漳州多了 [ueŋ] 韵母,但是欧家读 [ueŋ] 韵母的字只有“[vuɛŋ] 荣永泳咏”,这些字杨奔《北流白话同音字汇》记为 [weŋ]。

第十,漳州音比欧家音多了喉塞音 [ɔʔ、uʔ、ɛʔ、auʔ、iuʔ、iauʔ、ãʔ、ẽʔ、iʔ、ɔʔ、mʔ、ŋʔ、auʔ、iaʔ、iauʔ],这些字来自咸摄、深摄、山摄、臻摄、宕摄、江摄、曾摄、梗摄、通摄。这些字在欧家音中有这么三种情况:(1) 漳州音有人声 [-p、-t、-k] 和喉塞音两读,而欧家只保留了入声 [-p、-t、-k] 的一读。如“蹶彻屑剥啄默格策”等。(2) 欧家仍读为喉塞音,但是韵母中主要元音发生了改变。漳州读 [ɛʔ] 欧家读为 [eʔ],如“夹歇客隔册舨百伯柏白”;漳州读 [ɛʔ] 欧家读为 [ueʔ],如“掰麦把”;漳州读 [iʔ] 欧家读为 [iʔ],如“捏把”;漳州读 [ɔʔ、ɔʔ] 欧家读为 [oʔ],如“博膜”;漳州读 [ẽʔ] 欧家读为 [ueʔ],如“脉”等等。(3) 个别字漳州的喉塞音欧家已经丢失了喉塞尾,读为阴声韵字,如“踱雹”。

第十一,漳州音中的喉塞音较欧家音多,但欧家的入声韵较漳州多,可见欧家人声韵尾的脱落较漳州音慢。这大概是因为欧家离开漳州迁入今驻地后,受其强势方言白话完整保留入声韵尾特点的影响,而使入声韵尾脱落的速度减缓。

(三) 声调的比较

广韵	声母清浊	欧家音	漳州音	白话音
平声	全清	阴平 44	阴平 44	阴平 54
	次清	阴平 44	阴平 44	阴平 54
	次浊	阳平 13	阳平 12	阳平 21
	全浊	阳平 13	阳平 12	阳平 21
上声	全清	上声 53	上声 53	阴上 33
	次清	上声 53	上声 53	阴上 33
	次浊	上声 53	上声 53	阳上 13
	全浊	阳去 22	阳去 22	阳上 13
去声	全清	阴去 21	阴去 21	阴去 52
	次清	阴去 21	阴去 21	阴去 52
	次浊	阳去 22	阳去 22	阳去 11
	全浊	阳去 22	阳去 22	阳去 11
入声	全清	阴入 41	阴入 32	阴入 55/中入 33
	次清	阴入 41	阴入 32	阴入 55/中入 33
	次浊	阳入 24	阳入 121	阳入 11/中入 33
	全浊	阳入 24	阳入 121	阳入 11

可见,欧家音和漳州音一样,有七个调类:阴平、阳平、上声、阴去、阳去、阴入、阳入。它们与《广韵》声调的对应关系也是一样的,只是调值有些不同。白话音分 9 个调类,与欧家

总之,欧家音里既有传承自本土闽语的成分,也有在与白话、客家话接触的过程中吸收于白话、客家话的成分。其中传承自本土的成分里,有些还是本土闽语在演变过程中消失了的成分。方言岛的研究,可以为移出地母方言的历史研究提供一些事实依据。欧家音中声调是最稳固的,声母和韵母尤其是韵母的变化比较大,通过将白话和客家话的语音、词汇改造并折合成闽南语形式是欧家吸收白话、客家话的主要方式,但也有因为吸收白话、客家话的语音成分而改变其音系结构的现象。

参考文献:

- [1] 林连通. 泉州方言志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3: 20-21.
- [2] 周长楫, 欧阳忆耘. 厦门方言研究 [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7: 10-11.
- [3] 马重奇. 漳州方言研究 [M]. 香港: 纵横出版社, 1997: 14.
- [4] 马重奇. 清代三种漳州十五音韵书研究 [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4.
- [5] 董欣胜. 《汇音妙悟》音系及其流变 [D]. 厦门大学硕士论文, 2006.
- [6] 郑碧娇. 《八音定决》音系研究 [D]. 厦门大学硕士论文, 2000.
- [7] 杨 奔. 北流白话同音字汇 [J]. 玉林师范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 (4): 62-68.

A Study of the Phonology of Minnan Dialect in Ping'an Village, Beiliu County, Guangxi—Compared with Local Zhangzhou Dialect

DU Xiaoping

(College of Chinese Literature, Huaqiao Univ., Quanzhou, 362021, China)

Abstract Describes the phonology of Our home dialect, compares it with those of Zhangzhou dialect and its surrounding dialects—Bai dialect and Hakka dialect, and points out that Our home dialect retains many Minnan dialect's phonological features, also absorbs some phonological features of Bai dialect and Hakka dialect.

Key words Our home dialect; Zhangzhou dialect; Bai dialect; Hakka dialect; contrastive study

【责任编辑 陈 雷】